

霍加斯·莎士比亚系列



Hogarth
Shakespeare

Tracy
Chevalier



新来的 男孩

NEW BOY



[美] 特蕾西·雪佛兰 —— 著 高翔 ——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卷一

新来的男孩

〔美〕特蕾西·雪佛兰
高翔——译

著

New
Boy

Hogarth
Shakespeare

-

Tracy
Chevalier

-

Othello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新来的男孩

〔美〕特蕾西·雪佛兰 著
高翔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来的男孩 / (美) 特蕾西·雪佛兰著; 高翔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9 (2018.11 重印)
ISBN 978-7-5596-2393-5

I. ①新… II. ①特… ②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2210 号

NEW BOY

By Tracy Chevalier

Copyright © Tracy Chevalier 2017
First published as NEW BOY by Hogarth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8 by
United Sky (Beijing) New Media Co.,
Ltd. in association with Penguin Random
House (North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企鹅”及其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 不得擅用。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8-5153 号

选题策划 联合天际
责任编辑 夏应鹏
特约编辑 刘默 王书平
美术编辑 冉冉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未
UnRead
—
文艺家

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发行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
印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字数 134 千字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6.25 印张
版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596-2393-5
定价 55.00 元



关注未读好书



未读 CLUB
会员服务平台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5243 5752 (010) 6424 3832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
复制或抄录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UnRead

文艺家

第一部分 上学前

冰激凌苏打，樱桃上面撒，
谁是你的心上人，快点告诉我吧！

迪伊比所有人都先注意到他。为此，她高兴了好一会儿。这种感觉有点特别：有那么几秒钟，他只属于她。紧接着，他们周围的世界仿佛跃动起来，这一天里再也没有停下来过。

上课前的操场很热闹，很多同学都提前到了学校，有的已经开始玩抛接游戏了，有的则在踢球，还有的在玩跳房子游戏，等上课铃声响了可就玩不了这些啦。不过，迪伊今天倒是没有迟到。早上出门前，妈妈让迪伊上楼换件宽松的上衣，说她把鸡蛋沾到衣服上了，尽管迪伊自己并没有在衣服上看见任何蛋黄的痕迹。因为出门晚了，迪伊不得不在上学路上小跑了一段，一路上，她的辫子不停地打在自己的后背上，直到碰到同样朝学校走去的同学才让她放下心来，确信自己没有迟到。在第一次铃响前一分钟，迪伊终于赶到了操场。

迪伊已经来不及加入她最好的朋友咪咪和其他女生正在玩的跳双绳游戏了，于是，她朝通往教学楼的操场大门走去，布拉班特先生和其他老师已经在那里等着同学们按班级顺序排队了。布拉班特先生站得笔直，留着一头棱角分明的中分短发。有人曾经

跟迪伊说，布拉班特先生参加过越战。迪伊并不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这个荣誉属于“一本正经的帕蒂”——但是，迪伊乐意找机会取悦布拉班特先生，让他注意到自己，尽管她知道自己有时被大家称为“老师的乖宝宝”。

迪伊站到了队伍的最前面，朝四周看去，她的目光落到了还在一旁跳双绳的女孩子们身上。然后，迪伊发现那个男孩静静地待在旋转木马旁。四个男孩正在玩旋转木马，伊恩、罗德和两个四年级的男生。他们转得太快了，迪伊确信很快就会有老师来阻止他们继续这么玩下去——曾经，有个男孩被甩了下来，摔断了胳膊。那两个四年级的男生看起来有点害怕，但他们控制不住旋转木马，因为伊恩正老练地踢着地面，让它始终保持着高速旋转。

和其他穿着牛仔裤、T恤衫还有运动鞋的男生不同，疯狂旋转木马旁边的那个男孩穿着灰色喇叭裤、白色短袖衬衫和一双黑色的鞋子，就像某个私立学校的校服一样。但最特别的却是他的皮肤，他的肤色让迪伊想起了几个月前，学校组织学生们去动物园实地考察时，他们看见的熊：尽管被称作“黑熊”，但它们的皮毛实际上却是深棕色的，毛尖上还有一抹红。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或是闻一闻饲养员为它们倒在围栏里的食物。只有当罗德为了吸引迪伊的注意力而朝它们扔去一根棍子时，才有一只黑熊有所反应，露出黄色的獠牙，大声咆哮着。同学们又是尖叫又是大笑，但迪伊没有反应，她朝罗德皱了下眉头就转身走开了。

新来的男孩没在看旋转木马，而是在研究“L”形的教学楼。这是一所典型的郊区小学，建于八年前，看起来就像两个由红砖砌成的鞋盒被生硬地挤在了一起。迪伊开始读幼儿园的时候，这

里还有点新房子的味道。但是现在，它就像一条穿了很多次的裙子，这里撕破了，那里留了渍，下摆处还有已经脱落的印迹。她熟悉这里的每一间教室、每一段楼梯、每一道扶栏和每一个卫生间。同样，她也熟知这片操场的每一寸土地，正如她熟知教学楼另一边那个低年级学生所使用的操场一样。她曾经从秋千上掉下来过，在滑梯上扯破过紧身裤，也曾因为太害怕，不敢从攀登架上爬下来而被困在上面。曾经，她宣布，操场的一半是“女生小镇”，并且和咪咪、布兰卡、詹妮弗一起，把任何胆敢越界的男孩子赶走。曾经，她和同学们一起躲在体育馆入口处的角落里——值周老师注意不到那个角落——试着涂口红、看漫画书、玩转瓶子游戏。她在操场上度过了自己的小学时代，欢笑过、哭泣过、怦然心动过，建立过友谊，亦树立过敌人。这是她的世界，对她来说，一切熟悉得如此理所当然。一个月后，她就要离开这里去上初中了。

现在，某个与众不同的新人闯入了这片疆域，这让迪伊得以重新看待这里。她突然发现这里很破旧，而自己是身其中的一个陌生人，就像他一样。

他现在走动起来了，步态不似熊那般笨拙迟缓，反而更像一匹狼，或者——迪伊试图想象出一只毛色发暗的动物——一只黑豹。她先想到的是家猫的样子，然后把它放大了好几倍。不管他此时正在想什么——或许他在想，自己作为一个新人，出现在了充满与自己肤色完全不同的陌生人的操场上——他朝校门口走去。老师们正在那儿等着他，潜意识里他们都很确信，总有人知道他的身体是如何运转的。迪伊感到胸口一紧，不禁吸了一口气。

“噢，噢，”布拉班特先生说道，“我想我听到了鼓声。”

站在他身边的是另一名六年级老师——洛德小姐窃笑道：“杜克夫人说这个男孩是从哪儿来的？”

“我想是几内亚，还是尼日利亚？总之是非洲啦。”

“他是你班上的对吧？最好是你班的，别是我班上的。”洛德小姐整理了一下裙子，又摸了摸耳环，可能是为了确保它们都还在。这是她紧张时经常重复的一个动作。她的外貌保持得优雅整洁，除了波波头里翘起来的几束短而卷曲的金发。今天，她穿了一条柠檬绿的裙子和一件黄色衬衫，耳朵上还挂着一对环形耳环。她的鞋子也是绿色的，低方跟。迪伊和她的朋友们很喜欢讨论洛德小姐的着装。她是个年轻老师，但是她的衣服却和学生们那些又粉又白的T恤、褶边绣着花的喇叭牛仔裤完全不同。

布拉班特先生耸肩道：“我倒不觉得会有什么問題。”

“是的，当然不会有问题了。”洛德小姐一直用她那双蓝色的大眼睛盯着自己的同事，仿佛不想错过一丝一毫能帮她成为更好的老师的教学智慧，“您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呃，跟学生们说一些关于他的事情？关于……我也说不好……关于他和别人不一样？鼓励同学们欢迎他？”

布拉班特先生哼了一声：“收起你的小心谨慎吧，黛安，就因为他是黑……一个新生，也不需要因此受到特殊对待。”

“是的，但是……当然，确实不需要。”洛德小姐的眼眶湿润了。咪咪跟迪伊说过，有一两次他们的老师真的在课堂上哭了。学生们背地里称她为“爱哭鬼洛蒂”。

布拉班特先生的目光落在了在他前面等着的迪伊身上，他清

了清嗓子。“迪伊，去把其他女生召集起来。”他指了指跳双绳的女生们，“告诉她们，如果在第一声铃声响起后还在跳，我就把绳子没收了。”

布拉班特先生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几个男老师之一。尽管老师的性别本不应该会有什么影响，但迪伊总觉得这让布拉班特先生成了那种你永远会遵从的老师，那种你一旦有机会，就想让自己给他留下印象的老师——就像她对自己父亲的感觉那样，每次父亲下班回家，她总是想取悦他。

她赶忙向正在跳双绳的女孩子们跑去。她们正用两根粗粗的绳子击打着混凝土地面，一边唱着歌谣，一边轮流跳绳。迪伊犹豫了一会儿，因为现在正轮到布兰卡跳。她是迄今为止学校里跳双绳跳得最好的人，绳子落下来的时候，她跳得特别敏捷，以至于能跳上好几分钟都不被绊倒。选歌谣和跳法时，其他女孩子都想挑一些能让布兰卡把别人喊进来一起跳或者是能把她自己送出去的歌。布兰卡当然想要待在里面一直跳，今天早上，她成功地让她们唱道：

冰激凌苏打，樱桃上面撒，

谁是你的心上人，快点告诉我吧！

是A，是B，是C，是D……

如果正在跳绳的女孩子没有在念到字母时被绊住，她们就会继续念从一到二十的数字，然后是她们最爱的各种颜色。布兰卡现在正跳到颜色环节，她那长长的黑色髻发上下翻飞，尽管穿着厚

底凉鞋，双脚却依然灵敏地移动着。迪伊永远也没法穿着这种鞋子跳绳，她更偏爱她的白色匡威，这双她竭尽所能保持干净的运动鞋。

迪伊朝正在抡绳的咪咪走去。

“这是她第二轮跳到颜色了，”咪咪嘀咕道，“炫耀。”

“布拉班特先生说，如果你们现在不停下来，他就要把双绳没收了。”迪伊转述道。

“很好。”咪咪放下双手，她这头的绳子松了下去，而另一个抡绳的女生又继续抡了几秒钟。布兰卡的双脚被绳子绊住了。

“你干吗停下来？”她噘着嘴质问道，“我差点被绊倒！还有，我本来可以跳回字母，然后就可以停在C了！”

迪伊和咪咪翻了个白眼儿，开始卷绳子。布兰卡正在疯狂迷恋卡斯珀，他是六年级中最受欢迎的男生。平心而论，他似乎也对她很着迷，尽管他们经常闹分手。

迪伊一直都很喜欢卡斯珀。不仅如此，他们都觉得彼此之间的感情比其他人来得更轻松，他们不需要特别努力来保持友谊或互相尊重。去年的时候，她想过该不该喜欢上他，甚至是更进一步——和他谈恋爱。卡斯珀有着一张迷人坦率的脸庞和一双让人安心的淡蓝色眼睛。然而，尽管那样做十分自然，但是她却没有那样看待过他。对于迪伊，他更像是一位兄长，他们参加相似的活动，努力向前而不是互相对视。对卡斯珀来说，和一个像布兰卡那样麻烦而有活力的人在一起似乎更合理。

“天哪，那是谁？”布兰卡喊道。尽管她在课堂上极少发言，但是，她在操场上总是很大声，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迪伊不用看也知道，布兰卡是在说那个新来的男孩。“他来自尼日

利亚。”她一边随口说道，一边把绳子卷在她的手肘和手掌中间。

“你怎么知道的？”咪咪问道。

“老师们说的。”

“一个黑人男孩，在我们学校……难以置信！”

“嘘……”迪伊试图阻止布兰卡，她有点尴尬，生怕那个男孩会听见。

迪伊把绳子夹在手臂下，同咪咪和布兰卡一起，朝正在排队的同学们走去。他们在布拉班特先生面前的空地上排队，由迪伊负责维持秩序——她知道，这让布兰卡感到嫉妒，正如她和咪咪的友谊一样。

“为什么她这么奇怪，你还那么喜欢她？”布兰卡曾经有一次说道。

“咪咪并不奇怪，”迪伊在那时捍卫了她的朋友，“她很……敏感。她能察觉到一些事情。”

当时，布兰卡耸耸肩并开始唱起《鳄鱼摇滚》^[1]，以表明她俩的对话到此结束。三人行是一种微妙的关系：总有一个人感觉自己被忽视了。

肯定有个老师告诉了那个新来的男孩应该去哪里，所以他现在站到了布拉班特先生面前的那个队伍的末尾。布兰卡蓦地停下所有动作，显然是吃了一惊。“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她喊道。

迪伊犹豫了一下，然后向前迈了一步，排在了他身后。布兰卡紧跟了上去，大声地耳语道：“你敢相信吗？他在我们班！我敢打赌你不敢碰他。”

[1] 《鳄鱼摇滚》(Crocodile Rock)，英国摇滚唱作人艾尔顿·约翰(Elton John)的一首歌。

“别说了！”迪伊噓了一声，希望他没有听到。她研究了他的背影。新来的男孩有着最优美的发型，光滑、平整，甚至连形状也很完美，就像用陶工的圆盘做出来的陶器一样。迪伊都想伸手把它捧在手心了。他的头发剪得很短，就像在蜿蜒的山脊上密集分布的森林那样——和时下流行的厚重爆炸头截然不同。当然，并不是说迪伊周围能见到什么爆炸头。迪伊所在的学校里没有黑人学生，郊区的邻居里也没有黑人居民，尽管到1974年，首都华盛顿的黑人人口已经多得让它被称为“巧克力之城”了。当她和家人去市中心时，她会看见顶着爆炸头的黑人男女；当她在咪咪家看《灵魂列车》这档电视节目时，她会伴着地、风与火乐队或是杰克逊五人组的音乐跳舞^[1]。她从没在自己家里看过这些节目：她的母亲绝不会允许她看黑人在电视节目里又唱又跳。迪伊迷恋着杰梅因·杰克逊^[2]，尽管她喜欢的是他那俏皮的露齿微笑，而不是他的爆炸头。她的朋友们都更喜欢小迈克尔^[3]，对迪伊来说，这个选择似乎太显眼了一些。就好像要选学校里最帅气的男生去喜欢一样，这或许就是她为什么从来没有那样看待过卡斯珀——这也正是为什么布兰卡会如此喜欢卡斯珀。布兰卡永远在追求最显眼的选择。

“迪伊，今天由你来照看我们这位新来的男孩。”布拉班特先

[1] 地、风与火乐队（Earth, Wind and Fire）和杰克逊五人组（Jackson Five）均为20世纪70年代活跃于美国的黑人音乐团体。

[2] 杰克逊五人组成员之一。

[3] 即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当时同为杰克逊五人组成员之一。

生站在队伍前端向她示意道，“带他去看看餐厅、音乐教室、卫生间。当他在课堂上不明白的时候，给他解释一下，好吗？”

布兰卡吸了口气并轻推了一下迪伊，后者红着脸点了点头。为什么布拉班特先生选了她？他是在因为某些事情惩罚她吗？迪伊从来都不需要惩罚。她的母亲确保了这不可能发生。

在迪伊周围，同学们正傻笑或窃窃私语着。

“他是从哪儿来的？”

“树林里！”

“嘿嘿嘿……啊，好痛！”

“别这么幼稚了。”

“可怜的迪伊，还要去照顾他！”

“为什么B先生选了她？一般来说是男生照顾男生的。”

“也许没有哪个男生愿意吧，我就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

“是的，但是，迪伊可是B先生的乖宝宝——他知道她不会拒绝的。”

“有道理。”

“等一下——这是不是意味着那个男生要坐在我们的桌子边上？”

“哈哈！可怜的邓肯，你得和新来的男孩待在一起啦！还有帕蒂。”

“我会搬走的！”

“B先生不会让你搬的。”

“我会的。”

“做梦吧，兄弟。”

新来的男孩朝他身后看了一眼。他的神情没有迪伊预想的那

么警惕和谨慎，相反，却很坦率和热情。他的双眼是黑色的，仿佛闪烁的硬币，满眼好奇地凝视着她。他挑起眉毛，进而睁大双眼，迪伊感觉浑身有一阵电流穿过，这很像她有一次大着胆子去摸电网时的感觉。

她没有和他说话，而是点了点头。他也回应地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再次面向前方。他们排在队伍里，很安静，又有点害羞。迪伊朝四周望去，想看看是不是还有人在盯着他们看——每个人都在看他们。她把目光落在了学校对街的一幢房子上——实际上，那是卡斯珀家的房子——希望他们都会认为她正在想大千世界里更重要的事，而不是她面前的男孩——这个看起来仿佛触电般颤抖的男孩。

然后，她注意到了操场周围铁丝网围栏的一端站着的一位黑人妇女，她的一只手正攥着铁丝网网眼。尽管个子不高，但她头上用红黄相间的围巾包成的高耸头巾，让她看起来高了一些。她身着一一条亮丽的长裙，裙子外面搭了一件灰色冬衣——尽管现在已经是温暖的五月初。她正看着他们。

“我妈妈认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当一名新生。”

迪伊扭过头，诧异于他竟然说话了。如果她是新来的男孩，肯定一个字也不会说。“你以前也当过新生吗？”

“是的。六年来已经有三次了。这是我念的第四所学校。”

一直以来，迪伊都住在同一座房子里，在同一所学校念书，交往着相同的伙伴，她习惯了支撑着她做每件事的那种熟悉感，难以想象自己变成一名新人，在陌生的环境里——尽管几个月后，等她从小学升到初中，她就只认识四分之一的同级生了。虽然迪

伊在很多方面都比学校里的同龄人成熟，而且她也准备好去一所新学校了。但是，一想到身边都是陌生人，迪伊有时就会感到一阵肚子疼。

咪咪站在旁边另一排六年级学生的队伍里，目瞪口呆地听着他们之间的对话。迪伊和咪咪几乎一直都是同班。但是，在小学的最后一年里，她们被分到了不同老师带的班级，迪伊因此不能和她最好的朋友整天黏在一起，只能在操场上玩的时候将就了。这让她感到很心痛。同时，这也意味着，和迪伊同班的布兰卡有机会接近迪伊了——正如她现在正在做的那样，一只手搭着迪伊的肩膀，整个人“挂”在迪伊身上，盯着新来的男孩。布兰卡一直很喜欢肢体接触，经常用手臂揽着别人，摆弄朋友的头发，或是往她喜欢的男生身上蹭。

迪伊从布兰卡身上挣脱开，专心地和新来的男孩聊起来。“你来自尼日利亚，对吗？”她问道。迪伊急于想让男孩儿知道，自己已经对他有所了解。你可能有着不一样的肤色，她心想，但是我了解你。

男孩摇了摇头：“我来自加纳。”

“噢。”除了确信加纳肯定是在非洲以外，迪伊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他看起来还是很友善，但是脸上的表情已经凝固，没有刚才那么真诚了。迪伊下决心证明自己对非洲文化还是有点了解的，她继续说道，“你妈妈穿的是大喜吉装^[1]吗？”她知道这个词，因为她的嬉皮士婶婶送了她一条带有大喜吉装图案的裤子当

[1] 即黑人穿的颜色花哨的短袖套衫。